

■ 柯洵

## 睡

昨晚原打算写点什么，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大梦醒来，已是正午，阳光灿烂百鸟争鸣好不惬意。这么能睡？有些人喜欢算时间，说每天除掉吃饭睡觉接电话等车上厕所之外能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你还让它白白睡过去，不知道《匆匆》为何物，简直自甘堕落。我承认这人数学学得好，说的也有道理，可有道理也不能不瞌睡啊，那么忙的学习和工作为了啥？答曰：为了能高枕无忧睡一个安稳觉。人嘛，尤其是男人，要吃睡得下睡得着耐得住，何必南辕北辙？突然想起诸葛亮高卧草庐，醒来朗吟：“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猜度孔明先生后半生肯定无比怀念这段美好的时光。能睡就睡，何必自责，君不闻以睡闻名于世的陈希夷乎？

睡觉是乐事，睡不着是大事。可要睡好也需要一点成本，至少得一张床吧？那种天当被地当床，闲来无事儿看月亮的极高境界我可体会不来。我喜欢硬一点的板儿床，太软和第二天早上就会腰酸背痛，大概是一夜窝在棉花包里浑身血脉不通畅。

大学时候的板儿床倒是不错，可惜床头南北走向，因为磁场的关系，过一段时间就会失眠，必须调个头。高中时住宿，同铺兄弟不知吃了什么“催长剂”，竟长到一米九，一到冬天就难办，两人睡一头，他的脚老在被子外面凉飕飕，睡两头吧，他的脚常伸到我嘴里，做梦的时候总在啃猪蹄，第二天醒来，我说：哥哥，麻烦以后把脚洗干净点儿行不？

大约是1992年，我记事伊始。父亲驱遣我与哥哥同住，自此我便告别了与父母睡一张床的年月，这份悲伤在我当时看来是被抛弃，一夜下来，眼泪常常能打湿一片枕头。母亲开始放不下心，一夜竟跑来好几趟。

再后来，我终于能找出一些乐子来。父亲在泥墙壁上贴有两尺来长的壁纸，其上印有五六条彩色金鱼和一些识不得的花字，我歪着脑袋注视金鱼，慢慢地金鱼仿佛漂游了起来，我心旷神怡，心满意足地睡去。

我还在墙角发现了一只生锈的钻锥，闲暇功夫便拿它在墙壁上刻画，后来整个墙壁竟被刻画得凹凸不平。能找到这些许乐趣，纵然被驱遣到里屋，却也算不幸中之小幸哩。

午后，父亲在正堂扎灵屋。一屋子的高粱秆、竹条、画纸，再备齐颜料、浆糊、毛笔、裁纸刀，扎灵屋所需的用品便基本齐全了。时值仲秋，热气微消，父亲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测量，一会儿张贴，一会儿起身，我帮不上忙，只趴在床头向这边张望，不想整个下午竟如此度过。

扎灵屋自是单调而繁琐的活计。按照祖父传下来的规矩，灵屋的制扎过程不可随意而为，须循规蹈矩。要选取合适的高粱秆，测量后截取相应的长度，然后用竹钉将高粱秆穿插起来，整个框架便形成了。第二步是裁纸，将各种鲜艳的彩纸裁剪成三角形、四边形、

睡什么样的床大概是出于习惯，因人而异，毛主席就喜欢睡硬板床，且要一头高一头低，床头还要摆几本书。

无法入眠可是大事儿。除了使用药物外，大家常提起的是数绵羊，一只二只三五只，羊毛织成席梦思。因为某些事儿，反正我一想到“羊”就睡不着，要不然就想到赵本山和宋丹丹《昨天今天明天》里那段“数羊毛”的事儿，忍不住发笑。我喜欢睡前看书，曾对朋友们说：“男人床上有两件东西，要么是书，要么是老婆。像我这样家穷人丑没人要的，只有抱着书睡了。”

大家别误会，绝不是我爱学习，正如夏目漱石《我是猫》里面的那只猫评价它主人时说：“对于主人而言，书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而是催人入睡的工具，是活版铅印的催眠剂。”

猫眼独到，一语中的，我一拿书就睡着，比安眠药有用多了，所以我床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书。可有些女人喜欢把自己的床搞得花样百出，什么玩具、芭比娃娃一应俱全，床上用品市场能买到的，都尽量搬上床来。

有睡觉的人，自然就有不睡觉的人。前几年我在地摊上买了本《人类之谜》，第144页就讲了瑞典、古巴、美国、法国和西班牙五个国家不睡觉的奇人，兹举20世纪40年代一个美国人的例子：新泽西州的奥尔·赫津一生未眠，家中从未置床，一生90年中连小睡都没有过。许多医生轮流监视，发觉他精神状态和生理状态超过

一般人。晚上体力不佳时，就坐在摇椅上看书，体力恢复了就继续工作。

对于工作狂而言，这样的人大可羡慕吧！不过我觉得不必要，累了需要睡觉就安稳地睡，酣然之时还可做一下美梦，见见生平无缘得见的人，那岂不是美事儿么？

不过我觉得，睡觉这事儿还是顺其自然，然而顺其自然是极难达到的境界，记得程灏有一首《偶成》选在《千家诗》里面，那无丝毫挂碍的自然很早我就羡慕：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此中境界原非侪辈所及，也只好寄希望于梦中领略神仙中人的潇洒。黄梁一梦，南柯一梦，传为千古佳话，所以很多人但愿长醉不愿醒。清朝褚人获就有一首诗说明了这样的心态：

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

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我颇喜欢笠翁先生的《闲情偶寄》，其中有一段专门讨论“睡”，先生说：“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壮筋……”

夜已深沉，为健康计，就写到这儿，先去睡吧。虽然可能睡不着，咱还是要学习汪曾祺《胡同文化》里面的名言：睡不着，眯着！

菱形……

贴完这些彩纸，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父亲找来笔墨纸砚，开始题诗作画。我找到了最大的乐趣，欣欣然搬来小板凳，坐在桌旁，盯着父亲随笔锋而跳动的眉毛……“神游仙岛，身作古人”“洞天福地，瑶岛琼楼”两联草书下来，我兴奋不已，忙跳起来撒下笔墨，腾一块敞亮的地方摆放对联。紧接着，父亲便要作画了，他的脑海里画不尽的妙图，不一会儿功夫，一幅栩栩如生的“喜鹊报春”图便跃然纸上，我凝视良久，到天色落幕竟也没离开半步。

等父亲贴完对联和画，灵屋便快完工了，预定的买家也要来了。这时通常需要全家出动，父亲完善装饰，母亲扎花，我和哥哥落得个拆花的差事。红、白、黄、绿、蓝、紫……一摞摞的纸花，形态逼真，我要做的便是将成摞的纸花拆分开。父亲其实是不稀罕我做这些事情的，他可以在半刻钟将它们全部分开，而我则要花上好几个钟头。可是父亲终究坚持让我拆，说是便于学习，等掌握了这门手艺将来祖祖辈辈流传下去。对父亲的崇拜自此开始，他的话我笃信不疑，因而这一拆便是许多年。

那时父亲是村里的干部，每月家里都能寄来些报纸和杂志，我迷恋杂志上的各种插图，一翻开常常许久不言不语。我看插图不哭也不闹，这给父亲省下了不少扎灵屋的功夫。曾有一幅老人喂水的素描图让我爱不释手，父亲见状便将图案裁剪下来递给我，不料我竟不依不饶，非得父亲粘回去才作罢。自此，父亲读罢的报纸杂志便都完整地放在我的床头上。

冬天是扎灵屋的旺季，往往一个冬

天可以赶制出好几十个。灵屋由主屋和两个纸人组成，制作六尺高、三尺宽的主屋要花费大量时间，另外两个纸人则相对简单，常常由母亲独自完成。

立春时节，冰雪消融，万物苏醒，灵屋预定的数量便会猛降，春耕的时节也就近了。父亲收拾起笔墨画纸，再将高粱秆、竹签用塑料纸包好，放在偏房横梁上，歇上半月便挽起裤腿下田了。

而后，我每天的生活单调，跟随着奶奶的脚步，困扰于她的叮咛……等到正午，父亲从远处出现，我欣然跑下稻场迎接，竟也成为幸福的事。

后来，我被送进村里办的学前班，与父亲相处的时间猛然少了，记下的事情却清晰起来。父亲会敲锣打鼓，红白喜事帮忙自是常有的事，我也因此解了馋。

大约是1995年春，房前屋后散发着春花的芳香，一轮暖阳高挂屋顶，父亲一身轻松地从外地回来，进门便说：“我们盖楼房吧。”我顿时欢呼雀跃，父亲的形象再次高大起来。

来年春天，我们举家搬进了新房，我和哥哥从瓦房的里屋转到新房的外间，扎灵屋的场地也转到了二楼一间开阔的房间。这个时候，我能帮的忙便多了起来，做花、贴纸、备墨，父亲开始夸我：“渊渊长大了！”我是甘心为父亲做这些活计的，想多卖些钱，攒着将来上大学。我也终于恍然大悟：父亲之所以使我万分敬仰，实在是许多令人叹服的手艺使然。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乡村致富的门路很多，大概没有人再从事扎灵屋这样的活动，而我的童年也一去不复返。当医生的我深知这世间原没有鬼，也不需要什么灵屋，但那些童年旧事在我心中从未忘怀。